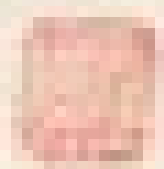


影宋編年杜陵詩史



影宋編年杜陵詩史



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

卷之四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詩集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見一卷贈韋左丞詩題注

純袴不餓死

鄭曰純胡官切素紗也袴苦故切脛衣也

前漢

鄉學鄭寬中張重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

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純袴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

白綺之襦冰統之袴也師古曰統素也綺今之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

服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餓欲

死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餓死於溝中耳

之童修可曰梁任昉奏彈劉整云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儒冠多

誤身

中與人言常慢罵通曰以孔子而有絕粮削迹之事則儒冠誤身可知

矣

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十有九歷睿宗玄宗

之服餓之義有二絕粒口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以軍功取封侯其子弟自襁褓至于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擐甲出戰皆寂寥不見用以此誤身者多矣甫嘗有詩曰儒衣山鳥怪蓋軍興之際山鳥見儒衣猶且怪駭甫於此時唯以文儒為

子請具陳

席跪自陳賤子實玄虛鮑昭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

一言難曰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此乃杜公呼為丈人者矣具陳見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有云豈可具陳而出有託名東坡事實輒云毛遂有言賤子一一具陳之以為渾語却不引出何書其全秩引類皆如此非特浼吾杜公又浼蘇公而罔無識真大雅之厄學者之不幸也

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丈靜聽故具陳其所以不遇之意甫昔少作妙年日休文別范安成云平生少年日沈早充觀國賓洙曰易觀

用實于王彦輔曰杜嘗策名薦書也師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

有神合思若有神吳質曰擣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蘇軾曰仲舒答

策下筆疑有神助梁孝元帝之敗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賦料

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中着一破字則字着力而新奇矣

楊雄敵

蘇曰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多也

辭賦每擬相如故公於賦則言敵楊雄詩看子建親洙曰左太

長卿為賦故雅推服趙曰雄傳曰顧嘗好

曰弱冠年卓犖觀群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又詩言論佳宣尼辭賦擬相如揚雄有長楊甘泉等賦子建曹植也黃曰曹植字子建

封陳思王善屬文著洛神賦責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鍾嶸為詩品其品子建詩云植詩原出於國風氣骨

高奇辭彩華茂超越今古卓爾不群故公於詩言親子建也親字親李近之親親子建者言與之近也

邕求識面

李邕見文苑傳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邕少知名長安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官由是召拜

左拾遺玄宗東封獻賦稱旨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後進不識京洛

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

索其新文性豪侈不護細行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多持金帛往求其文

修司曰識面字如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遊道曰常聞其名今

日始識王翰願卜作鄰

意自比侯王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為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座

有李邕王翰唐文苑一時之文人也李邕而有識面之求以王翰而

萬卷謂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

能破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之甫既識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無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漢楊雄嘗作甘泉等賦魏曹子建其兄常欲殺之子建七步成詩曰煮豆燃豆枝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甫以揚雄之賦與已相敵躡以子建之詩但親近於已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唐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隣蓋愛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

王翰自謂頗挺出一作生立登要路津一作詩何

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舉明主於唐虞之上

應璩與從弟君胄書云思致於有虞此意竟蕭條行謔非隱淪家貧好讀書不治

產業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

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上負薪墓間宋顏延

年詠嵇中散詩曰立俗遷流議尋山結隱淪謝眺敬亭詩隱淪既已託

鮑昭詩孤賤長隱淪謝靈運既枉隱淪客列子載林類年三百歲

拾穗行歌張湛注云古之隱者也舊却引朱買臣行歌道中負薪乃窮

困悲歌耳與非隱淪之義不相接隱淪字出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

一曰神仙二曰隱淪師曰挺者特也路與津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輻湊

之地以譬則達官也官有清有濁有要清而不要則無權要而不清則拘於

俗既清且要乃為美官甫方召試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于要

路津豈期授以河西尉故此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逸

不策高足先

魏杜恕

魏

家貧好讀書不治

列子載林類年三百歲

拾穗行歌張湛注云古之隱者也舊却引朱買臣行歌道中負薪乃窮

困悲歌耳與非隱淪之義不相接隱淪字出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

一曰神仙二曰隱淪師曰挺者特也路與津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輻湊

之地以譬則達官也官有清有濁有要清而不要則無權要而不清則拘於

俗既清且要乃為美官甫方召試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于要

路津豈期授以河西尉故此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逸

之士也甫既不見大用辭河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其貧賤如朱買臣

負薪行歌於路必為隱淪之徒所非議矣昔孔子騎驢三十載

任昉詩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陶潛閑居三十載後漢獨行

傳向相或騎驢入市乞巧於人杜自言不遇蓋一也矣後漢李

尤有騎驢馳旅食京華春乃旅食長安此自傷之意耳魏文帝與

村狐兔驚走

吳質書旅食南館耳朝扣富兒門

郭璞詩曰京華豪俠窟

切擊也又苦候切義同趙曰

朝扣富兒門

切擊也又苦候切義同趙曰

切擊也又苦候切義同趙曰

切擊也又苦候切義同趙曰

切擊也又苦候切義同趙曰

切擊也又苦候切義同趙曰

鮑昭詩結交多貴門出入富兒鄰是也

暮隨肥馬塵殘孟與冷炙

珠曰顏氏家訓云禮曰君子無

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者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瑟大同以未斯風頓盡然而此樂音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座以取殘孟冷炙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烏能逐浮薄子

到處悲辛

鮑昭野鶴賦對鍾鼓之悲辛

大馬貧賤則跨驢而已昔李白以文章待詔翰林後放逸不檢遂流落不用嘗為華陰令所辱令致對云曾遇龍巾拭御手調羹天子殿前

尚與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與我騎驢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驢甫既辭河西尉貧在京師自未獻賦之前迨今凡三十年矣獻賦時年四

十三京華者言京師乃繁華之地當春月貴遊相追逐繁絃脆管無處不有甫獨旅食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門拯刺求見暮則隨其

後塵為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殘孟謂甕之餘者香已埋歇柔肉曰炙冷炙謂宿炙也甫既貧賤糊口京師貴遊薄之惟待我以殘孟與冷炙深

使人暗地

主上頃見徵

漢雜事宣帝

歛然欲求伸

易

之屈以

青冥却垂翅

李斯曰丈夫兒提筆鼓吻取富貴易若舉

祖出屈

原悲回風云據青冥而攄虹王逸九思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

躍蹬無

縱鱗

王褒上主得賢臣頌曰沛乎若

甚媿丈人厚甚知丈

人真

易卦注丈人莊嚴厚言其相待之厚如後漢云每於

百寮上

史相國位諸侯王百寮之上

猥誦佳句新

杜詩云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按南史謝惠連傳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

誦佳句於同寮是時公已召試賜官也

竊

效貢公喜

王陽在位貢公貢禹也前漢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

也 劉孝標廣絕交論曰王陽登而貢公喜 舊所引雖是然難

甘原憲貧

仲尼弟子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

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

焉

能心快快

疾不朝由此怨望居常快快差與絳灌等列師古曰快快

志不滿周亞夫傳此快快非少主臣也 韓信傳信知漢王畏惡能其稱

僚之母謂王曰公子光心氣快快常有恨恨之色舊却引韓信周亞夫

祗是走踈踈

貌張平子西京賦大雀踈踈

今欲東入海

語曰乘桴浮于海又曰少師陽擊磬聲襄入于海

也即將西去秦

李斯上秦始皇書今乃却賓客以奔諸侯使

寇兵而齎盜糧

秦州名西戎地春秋時為秦國後并

尚憐終南

山

文以為終南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周地之名山鄭

曰福地記云其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數百里亦曰中南回首清渭濱

宋曰呂望垂釣於渭水得玉璫遂為帝師修曰潘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境曰南有玄灞素滻北有清渭濁涇故公凡言渭必曰清渭言涇

必曰濁涇皆用此矣宋曰孔子去魯遲遲其常擬報一飯史記行孟子三宿而後出晝此可以見子美之志

范睢傳睢為將軍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克者一飯之恩必償睢眦之怨必報李固傳切感古人一飯之恩嘗欲如靈輒之報宣子况

惠必况懷辭大臣宋曰以一飯之恩嘗欲如靈輒之報宣子况白

鷗波宋曰一浩蕩徒朗切宋曰波乃沒字也古詩云沒白鷗之浩

求云鷗不善沒改作波殊不知鷗之滅沒於煙波間最為萬里誰

自然善舊本作沒禽經云鳬善浮鷗善沒當以沒字為是

能馬松倫切宋曰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知潘岳河陽詩洪流何浩蕩宋曰右按列子海上之人好鷗鳥者每

旦之海上從鷗鳥游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

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宋曰浩蕩雖本水而不必專言水或取流放

之貌如離騷云怨靈脩之浩蕩或取曠遠之貌如楚辭曰志浩蕩而傷

懷是也世間本多作波字東坡定作沒字言鷗滅沒於煙波間而浩蕩

遠去尤有義理而宋敏求謂鷗不解沒改波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范淑東甫云世有師曠禽經之書其中曰鳬善浮鷗善沒則沒字却是

沉沒之沒即與前說又相反矣宋曰按唐未有周後人翊聖者撰摭

言乃以杜此篇與莫相疑行謂之自負嗚呼若人者曷足以語杜詩哉

韓退之云尚何自負之有如殘孟冷炙之謂歟故老子曰不笑不足以

為道又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當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
愚兒何用故謗傷蛇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余以退之為知言師曰主
上謂肅宗也至德二載肅宗見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歟即倏忽歟然
如屈蟠久蟄志欲求伸甫當此時將謂得所施為遂上疏論房瑄事不
期貶華州司功故云青冥却垂翅踏無縱鱗青冥天也踏蹬失勢之
貌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巨魚可以縱壑今反踏蹬蓋傷其得罪也
唯韋丈與甫相厚善而知甫為人真率故及于此韋丈愛甫蓋重其詩
才每於百寮之上謂於宰相前常稱誦其佳句故有拾遺之擢當此時
喜得韋丈推引故効貢公之喜得王陽在位也今乃復見貶黜貧賤又
如原憲誠使人所難甘矣雖然如是亦安能快快於朝廷祇是不免奔
走託食於他鄉也韓信既謫為淮陰侯常快快不樂意在怨君甫則不
然跋扈奔走之狀山東憑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甫欲適山東
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南既適東必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山
與渭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弃君而
去也自古忠臣身在畎畝心不忘君一飯之恩猶擬報之矧夫身為拾
遺已嘗食人之祿其忍遽忘于君詩家獨推重杜詩蓋取其不忘君之
意也大臣謂左丞也左丞與甫厚善其判別之情得無懷思乎雖然如
是甫之無官守言責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真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
自得誰能馴狎哉浩蕩廣大之貌王荆公常以波字為沒字其謬甚也
鷗善浮沒何必獨言沒耶如前輩諸公因舉杜詩身輕一鳥過之句坐
間皆忘過字因共補之或言下或言疾竟不似過字
之為渾成也則知沒浩蕩亦不如波浩蕩之自然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國輔休烈

昭代將垂白

朱曰昭明也昭代猶明時也
也謝靈運詩星星白髮垂

途窮乃叫閭

朱曰公因不第乃獻

賦阮藉哭途窮思玄賦叫帝閭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怪一日聲輝赫又云

往年文彩動人主修可曰此言獻三大禮賦也當天寶天老書題載載時公三十九歲雖窮真自負其才獻賦而上悅之

目春官驗討論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時也倚風

遺鷓鴣路鷓鴣倪歷切隨水到龍門趙曰左傳云鷓鴣退飛過宋都風也公其所往之程路也到龍門則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龍門在河

中府魚登者化為龍劉敞曰龍門在封州三秦記魚登者化為龍竟

與蛟螭雜朱曰一作空無鷺鳥雀喧朱曰言不能自致霄漢故雜

龍門而不過則猶雜蛟龍也遺鷓鴣路青雲猶契闊陵厲不飛翻而不進則不免羣雀而受其喧也

趙曰公以文采動人主矣意其遂騰踏進用止授河西尉不行改右衛

率府兵曹而已此公所以歎也公與韋左丞詩云主上頃見徵歛然欲

求伸青冥却垂翅多誤身之意家聲庶已存朱曰

躡躑躑無縱鱗同意見烜赫舊故山多藥物張指故山幸多藥物足以度流年何

家聲注襄陽也甫勝槩憶桃源必塵埃中踐踐老死乎欲整還鄉旆長懷禁

本襄陽人本襄陽人掖垣朱曰劉楨贈徐公幹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

蓋集賢院中情無由宣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趙曰懷崔于二學士也

言叫天子之門而懇之詞感帝王謂獻三賦而帝悅之也天老乃天子之老指宰相春官禮部也帝命宰相試文章故天老出題目而春官考之倚風遺鷗路隨水到龍門言不登第也公既不第不免與蛟螭混而為燕雀所笑青冥猶契閣言卑棲而遠於天也儒術誠難起言為儒冠所誤也禁中有東西兩掖掖垣乃禁墻也甫既不用遂有歸故山采藥怡養之意故云欲整還鄉旆

醉時歌

按新唐書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

諸公衮衮登臺

作華一省也虔以是不得志故不事賢不肖無所辨

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衮衮可知鍾絲諸公皆登臺寺省卿唯伊予尚卑折下僚

絕也衮衮出王齊云張華談漢史衮衮可聽言其議論不進任衮衮相續不絕貌

廣文先生官獨冷館博士四人助教二人並以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天寶九年置

齊王晞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按本傳虔坐謫私撰國史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廡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

自是遂廢其官貧約甚澹如也

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

飯不足

甲第甲乙丙丁之次也陸士衡擬古詩甲第椒與蘭又甲第崇高闔虞子陽詩甲第始脩營謂第一宅也晉書傅咸曰今

賈豎皆厭梁肉田蚡治宅甲第諸第夏侯嬰傳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前漢朱邑傳飢者甘糟糠穰歲餘先生有道出羲皇蘇曰董廉曰道

梁肉此詩傷時多無功而受祿出羲皇之上

暗使陶潛句謂羲皇上人也蘇曰先生有文宋曰過

之上則出可知矣或曰出謂原先生於彼也

屈宋宋曰一云所談或屈蘇曰德尊一代常坎軻蘇曰苦辛蘇曰古詩坎軻長

辭七諫云年既過半百兮愁坎軻蘇曰名垂萬古知何用蘇曰人爲名蓋若

而滯留蘇曰王逸注坎軻不遇也

畫餅充飢者也杜言鄭名雖大無益於用蘇曰酒古人所禁唯天子燕

諸侯則曰不醉無歸晉竹林七賢或爲囚飲或爲豕飲大抵賢人不遇

則寓意于酒以自遣適而已故名曰醉時歌哀者哀同也哀哀言哀同

無別之甚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掌

糾正百官之罪惡省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省臺

清要之職今也賢不肖無所甄別使小人得以交同而登之是以鄭

恥與之並進蓋甘心居乎冷官按唐史玄宗置廣文館以度爲博士而

以官冷云者蓋玄宗方窮兵於邊不留心經術其後官解頴塌寓次國

子監由是遂廢故曰官獨冷甲第謂楊貴妃兄國忠賜宅京師以甲乙

丙丁爲次第國忠之進特以妃寵而爵高祿厚度反貧約不足於飯詩

刺素食蓋謂此也道出羲皇陶淵明所謂羲皇上人是也屈宋謂屈原

宋玉坎軻不得志之貌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辨非

時死留虛名果何益哉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辨非

無才也語其得道則未焉今度才過屈宋而又道全德備惜夫坎軻不

得志也

杜陵野客更嗤被褐短髮如絲宋曰後漢杜陵屬

杜氏也老子被褐懷寶陶淵明詩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鄭曰地里

志京兆府有杜陵縣乃古杜城漢宣帝改爲杜陵甫世居此趙曰公家

於杜陵故云又言杜陵有布衣又言杜陵野老也波褐短窄使貧者衣短褐耳日耀太作泰倉五升米

粟紅腐不可食陶淵明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時赴鄭

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士傳

衡有逸才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年二十餘痛飲真作直吾師

融年已五十世說王孝伯云但嘗得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程演曰莊

子許由曰吾師乎吾師乎甫杜陵人也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孟

子云褐夫是也波褐短窄言貧約衣不掩脛日耀言無宿儲也太倉米

言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所食五升言食指寡足知其貧不能贍養僕

妾故也按甫有二子一日宗文二日宗武并妻共四口借曰人食一升

只是妻一妾一妾而已何以異於齊人之貧哉同襟期言范張雞黍之期

鄭老拍虔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得錢即相覓杜詩云賴有蘇司業時

時與酒錢是也不復疑者不以妻子掣肘有嫌疑也甫與虔相善稱汝

稱我索於形骸之外其相忘如此相忘雖無少長至若清夜沉沉動

虔之痛飲真令甫北面不可不屈服也故曰真吾師也

春酌

永清夜應璩書曰酌彼春酒

花落

近乎簷邊之花也劉邈詩簷花初照月學者

有鬼神

歌春風疑有鬼神所助

焉知餓死填溝壑

年傳擠于溝

壑左太冲詠史詩當其未遇時憂其填溝壑汲黯傳臣自

以為填溝壑石敏若曰朱買臣妻曰如公等餓死溝中耳

相如逸才

壑

壑

壑

親滌器

司馬相如傳文君奔相如俱之臨叩盡賣車騎買酒舍

師古曰滌洒也器

子雲識字終投閣

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

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莽復獻之莽誅豐父

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

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

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

此言揚馬才學如此猶不為時所用

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

茅屋荒蒼苔

見督郵替乃數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

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野命篇曰歸去來

石田無所用注石田不可耕言此亦陶潛三逕就荒之意也

儒術

於我何有哉

術於我焉有所損哉阮兢曰孔丘盜跖今為塵埃人生不樂胡為解憂

意謂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其於殘生傷

性均也

須聞此意慘愴

上七感下

生前相遇且銜盃

遇全身於醉者眾

矣故此詩末章皆寓意於酒而又以醉名篇

銜盃酒

白花簷外朶或云簷竹如暮雨寫簷竹則知簷花為簷前之花簷竹為

簷前之竹明矣清夜沉沉言人寂也人寂雨細宜不發動酒興與耶高歌

有鬼神言聲幽怨也杜詩云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丈夫不以貧賤死
 生動其心前輩云莫憂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恨孟今宵有酒今宵
 且醉死生一付之天命焉知餓死填溝壑乎觀相如有逸才武帝嘗曰
 朕恨不與斯人同時尚且貧賤條器賣漿揚雄善作奇字劉芬常師之
 及獻符瑞事累及雄雄方校書天祿閣使者來捕雄雄投閣自殺古人
 不遇類皆如是獨我輩是以甫勉度賦歸去來欲其弃官而去也石
 田乃沙石之田其田最瘦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
 不歸處雖貧尚有碗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効子雲仕於亂世以速
 投閣之禍况儒術遇用武之際不足負恃如孔子號為真儒終以不遇
 老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食人肝其善惡雖不同而死朽化為塵埃
 則一人生天地間浮名浮利皆不足慕要之終歸一死生前相遇且以
 酒同遣適其它不足慘愴區區然以為憂也杜詩云酒不到劉伶墳上
 土亦是意矣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後曰回輿枉路臨安山

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
 謙不敢稱第故言山林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

於志在萬年
 縣郭外之西南

名園依綠水

味

謝玄暉詩透
 迤帶綠水

野竹上青霄

北山移文
 干青霄而直上

谷口舊相得

前漢

王貢傳鄭子真脩身自保成帝時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道不屈而終
 揚雄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
 其卿補曰谷口以濠梁同見招味曰莊子惠子同遊濠梁
 鄭子真指其廣文補曰相視為莊惠也平生為

幽興未惜馬蹄遥

蘇博招杜預曰山家酒香雞肥君子不惜
通長馬蹄遥遠可訪蓬華慰此拳拳耳

詩云第五橋東流水恨則第五橋乃蜀中橋名谷口鄭子真與
王鳳有舊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喻甫之陪鄭廣文也

百頃風潭上千重夏木清

章出前漢食貨志大木曰章卑枝
舊本千重無義善本作

低結子

魏文帝芙蓉
池云卑枝披拂羽

接葉暗巢鷺鳥鮮鯽銀絲鱸香芹

碧澗蘂

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
之語而薛公補遺以為地名名偶同耳非是

翻疑拖

樓底

施徒切

晚飯越中行

越地名盛有芹魚行舡中多煮芹鱸
魚故甫有翻疑拖樓底晚飯越中行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

章移切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
戎王

子說者以為花名義固然也
又言別月支是必月支之物

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

徒空到

如張騫李廣利之類
王是為徒空到矣舊注因不省戎
首藉而不移此所謂戎王子是為徒空到矣舊注因不省戎

王子之謂模稜其說也

神農竟不知

神農嘗百草之滋味而竟不知言
此絕域異花不載於神

農本

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

楊雄賦配藜四施注配藜
披離也

草号奄梧微而離披

月支西域國名何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
歸朝傳其地花草數種故池館皆異花雖張騫之博望神農之辨草木

猶為未
編也